

招商局历史小说

GU FAN YUAN YING

洪 洋 著

孙帆远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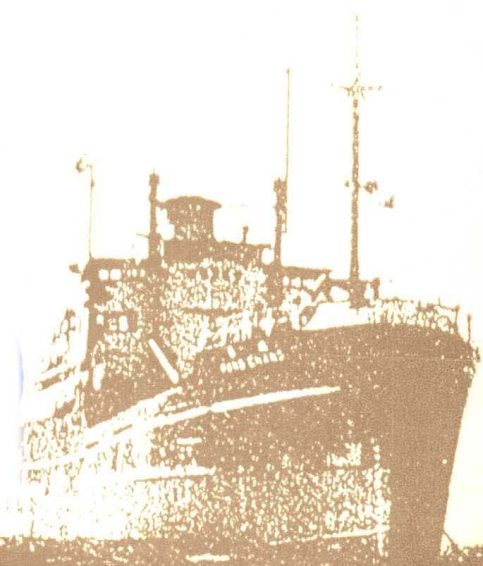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洪 洋 著

孤 帆 远 影

——招商局历史小说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责任编辑 涂光群

书籍装帧 滕大千

孤 帆 远 影

——招商局历史小说

洪 洋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625字数265,000插页6

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300册

ISBN 7-5039-1142-5/I·521

定价: (平装) 7.20元 (精装) 19.00元

洪 洋 著 作 要 目

《在遥远的海上》（短篇小说集）

中南文艺出版社 1953年出版

《海洋之歌》（诗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出版

《初 航》（短篇小说集）

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出版

《欢呼吧，扬子江》（诗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8年出版

《火中凤凰》（短篇小说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出版

《歌声满宇宙》（诗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出版

《长江的黎明》（长篇小说）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8年出版

《工程师的恋爱史》（中篇小说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年出版

《不拟公开的谈话》（散文·报告文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7年出版

《月色水声》（散文诗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1年出版

庆祝招商局一百二十华诞

老樹新枝

花繁葉茂

蛇口金利來連鎖網有限公司
香港美昌發展有限公司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孤帆远影.....	(1)
工程师的一段恋爱史.....	(115)
众里寻他千百度.....	(160)
青山作证.....	(290)
跋：从孤帆远影到舳舻千里.....	(326)

孤帆远影

半轮红日在烟波中浮动着，仿佛蓦地向上挣扎了一下，沉落在江水里了，远处的帆樯也都溶进了暮色里，独有一只雪白的孤帆，在江水尽头飘荡，显得分外冷寂。

黄浊的、浩荡的长江水，千年万年，滚滚向前，奔腾不息，它灌溉两岸肥沃的农田，哺育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然而，在这漫江波涛里，又溶进了多少人的汗水、眼泪和鲜血！

回光返照下的武昌城，只剩下了鳞次栉比的剪影，耸立在江岸的黄鹤楼，上面弯弯的檐角，翘向渐渐苍黑的天空。

隔江的汉口街头，青石路面上热浪蒸腾，新浴之后的妇女，换上素洁的单衫，发髻上斜簪着几朵小花，端一只竹榻或凉椅，坐在自家屋门口，轻轻摇动手中的芭蕉扇。

洋街上一辆辆五光十色的马车，驶来驶去，兜风消夏，车上人们迎风飞舞的轻罗薄纱，有的淡青，有的宝蓝，有的呈米汤娇色，有的如出炉银色，令人眼花缭乱。一辆华丽的马车急驶过来，坐在车上的纨绔子弟探首车外，用轻薄的话语挑逗街边乘凉的妇女，几家少女慌忙避入室内。

一座戏院门口，人群熙熙攘攘，争着看刚挂出的彩绘广告，一幅是《天河配》，这是时令戏，另一幅是《唐明皇游月宫》，广

告下端注明：准定中秋佳节演出。

新安会馆后边的送驾墩和米厂一带，群集着倚门卖笑的神女。

这时，从商贾云集的大智坊行寓中，走出来一个清瘦男子，他身着白竹布长衫，脚穿平口青布鞋，提着一只牛皮箱，微微偏起头，挺着胸脯，步子迈得很大，穿行在闹市中。过了兴昌木厂的半顶厂房，前边便是英国租界的铁栅子门，当空悬着一面米字旗。

两个印度巡捕，头上缠着厚厚的红布，像两尊凶神站在铁门两边，盘查着过往行人。

清瘦男子刚走到铁栅子门边，一个被人唤作“唱婆子”的少妇，突然气喘吁吁地从后边跑来，身上的青布衣衫揉皱了，好像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她跑到铁栅子门边，细长个子的巡捕拦住了她，一边盘问，一边嬉皮笑脸地伸手摸弄少妇的胸脯。少妇羞得粉脸通红，朝那巡捕啐了一口，那巡捕恼羞成怒，举起短棍，冲着少妇劈脸打下去。清瘦男子扔掉手里的皮箱，一个箭步走过去，架住那巡捕的手，喝一声：“住手！”

细个子巡捕慌了一下，少妇乘机闪到一边，两人一时都怔住了。那细个子巡捕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是一个清瘦的中国男人，鼻子里哼了一下，吼了一声：

“Foolish！”（蠢货！）

接着，他抖起威风，舞动手里的短棍，朝清瘦男人头上打去。世上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印度巡捕原以为那人见了警棍，一定会抱头躲开。谁料清瘦男人凛然挺立，纹丝不动，那巡捕反倒惊疑不定，握着短棍的手僵在半空了。

这一下四周的行人和那少妇，都用惊奇而佩服的眼光望着清瘦男人。只见他双眼射出两道冷冽的剑光，一直逼视着印度巡捕。

那巡捕镇定下来，一边用黧黑的手擦拭面颊上的口水，一边问那清瘦的男人：

“你是什么人？”

那清瘦男人用英语回答了一句：“Don't you know I am an honorable Chinese？”（你知道我是一个尊贵的中国人吗？）

听见这一口流利的英语，印度巡捕真正有点吃惊了。他转动一对小眼睛珠子，把这个中国人上下打量起来。

清瘦男人朝着巡捕冷笑了一下，提起地上的皮箱，扬起头来，出了铁栅子门。

细长个子的印度巡捕觉得有失威严，迁怒于周围围观的人，举起棍子吓唬着向他们打去，围观的人一哄而散了。

出了铁栅子门，眼前便是下关江边了。沿江一字排开八个码头。旁边一座砖砌的栈房，挂着“厚生祥堆栈”的招牌。一个穿长衫的买办，指挥一群码头工人，忙碌地扛抬着大小不一的木箱往船上运。

清瘦的男人走过厚生祥堆栈，迎面奔过来三五个茶房，他们手里举着长条的布幔子，抢着向他招徕：“客人阿是去上海？坐怡和公司鄱阳轮，又快又稳！今晚九点开船，沿途停靠长江下游各埠。”

清瘦男子驻足观看，只见沿江马路上，东一群，西一伙，全是打着布幔子拉客人的茶房。在稍远处，一条布幔子上写着：“太古公司福和轮，今晚准七点开往上海。”更远的地方，只能看见一条条布幔子，看不清上边的字了。

一辆华丽的马车驶来，鄱阳轮的茶房丢开清瘦男人，举着布幔子迎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喊叫：

“客人阿是去上海？坐鄱阳，又快又稳！”

马车上走下几位客人，另一群茶房打着招商局“江松轮”的

布幔子，也赶紧围拢去。那几位客人挥开他们，向鄱阳轮走去。

几乘轿子停在码头口，举着“福和轮”布幔子的茶房拥上去，大声招徕道：

“坐太古公司福和轮，舒适快当！”

江松轮那一群茶房也抢上前去，笑脸迎客。轿子里下来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大家闺秀，她们朝着江松轮的布幔子看了一眼，撇撇嘴，转身走向了福和轮。

茶房们重又向清瘦男人拥了过来。清瘦男人眉头紧蹙，绕开叫嚷着的茶房们，径直朝着招商局码头的江松轮走去。

这清瘦男人叫康铭世，是清政府1872年派遣到美国留学的三十名学生之一，他在国外看够了洋人的白眼，回国以后向往着实业救国，眼看码头上外商轮船公司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发誓不坐洋人的船，所以才迈开步子向冷冷清清的江松轮走去。

这时，又一乘华丽的双人轿，从康铭世身边擦过去，也停在招商局的码头口。他心中暗暗称奇，注意起那乘轿子来，只见轿帘掀开，走下来两个妇女，一个是年近四十的妇人，一个是风姿俊秀的小姐。康铭世无意中和那小姐的目光相接，心头微微颤动了一下，掉头走进了码头。

一刹那间，三四张布幔子，成群的茶房，早把这乘华丽的轿子包围起来，一片声喊道：

“坐鄱阳，又快又稳！”

“坐福和，舒适快当！”

“萃利轮最舒服……”

江松轮的布幔子，被挤在圈子外边。

前呼后拥的家人和仆妇，把茶房们拦住。那个年近四十的妇人怒气冲冲地一挥手，对一个老家仆说：

“告诉他们不用费心了，我们坐江松轮。”

老家仆喏喏连声，向嚷叫的茶房一挥手说：“我们东家早买

好了江松轮的船票！”

鄱阳、福和、萃利轮的茶房们只得转身散开。

康铭世听见了华贵女人的话，感到惊诧，在那个年代，稍有身份的人，没有不争着坐洋人船的。他在石阶上停下步子，又回头看了一眼，这才上船去。

康铭世登上江松轮，见左边太古公司、右边怡和公司和旗昌公司的码头上，都是旅客络绎不绝，沸沸扬扬，唯独这停着江松轮的招商局码头上，一片冷寂，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一个年方十七八岁的茶房，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哭丧着脸说：“我满街寻，满街找，看见坐车子带行李的，看见挑担子的，我就凑拢去喊：‘客人去南京，去上海，坐招商局的江松轮吧，又快又稳！’可他们一听招商局的船，理都不理，只管往太古、怡和的船上去！”

旁边一个约莫三十岁的老茶房，穿一件破旧的蓝粗布衣衫，抚摸着小茶房的发辫，苦笑着说：“如今这长江上，外国人的船跑得快，舱位又灵醒，客人都愿意坐，我们这条江松轮，又老又旧，走起来慢吞吞，你没听到客人给它取个外号叫‘老太爷’吗？唉！我们这口饭也难吃了！”

康铭世倾听着老茶房的话，凝神沉思，脸上渐渐为一种痛苦的神情所笼罩。

夜幕已经降临，江涛发出一阵阵沉闷的咆哮声，在黑暗中滚滚向东流去。

斜对岸的蛇山头，古老的黄鹤楼上，闪烁着一二点灯火，从昏暗的江岸上，传来那清脆中带着几分凄凉的歌声，

江夏古城夜不眠
码头处处灯火燃
百舸千楫聚塘埭

爆竹声声沸海潮
一挂洋旗百事强
华船桡已变洋船
满街更桡惊残梦
巷口小贩叫声寒

.....

康铭世倚在栏杆上，默默地谛听着，脸色变得更加阴郁起来。

“呜——”

江松轮的启航汽笛响了，连这笛声也是嘶哑的，像中气已衰的老汉，声音中带着一种悲凉的味道。那个老茶房走过来，看着康铭世和他脚边的皮箱，问道：

“客人阿是找不到铺位？”

康铭世仿佛从梦中醒来，缓缓地说道：“大餐间。”

老茶房恭顺地提起皮箱，引着客人向船头走去。

二

天穹上繁星灿烂，江波上银光闪烁，在江松轮后边，露出一盏白色的桅灯。那桅灯像一颗流星飞来，很快就追上江松轮了。从它那狭长的船身，又矮又胖向后倾斜着的烟囱，一看就知道那是太古公司的福安轮。

突然，福安轮从那矮胖的烟囱旁边，喷出一股股乳白色的蒸气，尖厉的汽笛，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呜——！呜！呜！”

这一长二短的笛声，是要求前船让档的声号，福安轮要超越到前面去，这里的航道比较狭窄，要江松轮让道。

走在前边的江松轮也拉响了汽笛：“呜！呜！呜！呜！”

这四短声汽笛，是不同意超越的，可是后边的福安轮还是迅速接近了江松轮，把一长二短的声号又重复了一遍，决心要超越到前面去。

房舱里被笛声吵醒的旅客，从床上抬起身子，朝舱窗外张望。

康铭世大约也为笛声所扰，不安地跳下床来，走到甲板上。这时候江松轮一连又拉了四短声汽笛，不同意后船追越。

康铭世看见船尾不远处，闪烁着一盏白灯和一盏绿灯，那绿灯在白灯的右下方，是一盏舷灯。显然来船已经迫近，完全是一副强行追越的架势。同时他感到脚底下甲板的颤动消失了，江松轮终于被迫停了伴，让后边的船超越了过去。

康铭世瞥见那向后倾斜的矮胖烟囱旁，一面米字旗在江风中猎猎飘扬，他耳边仿佛又响起老茶房的话音：“如今这长江上，外国人的船跑得快，舱位又灵醒，客人都愿意坐，唉！我们这口饭也难吃了！……”

那太古公司的福安轮带着破开浪头的巨大声响，示威似地驶到前面去了。康铭世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他下意识地捏着拳头，在栏杆上愤恨地擂了一拳。

康铭世心绪低沉，走向自己的舱房，再也无法入睡，忽听得两个女人咕唧说话，隐隐夹着些饮泣之声。他静静谛听，听得一个女人的断断续续的诉说：“我跟他这多年，什么都依着他的，如今我到娘家住几天，他就想把臭婊子弄到家里来住……”

声音是从船头第一间舱房传出来的，时断时续。过了一会儿，又听得一个娇嫩的女声说：“我的好嫂嫂！你不要伤心，我们赶到了上海，看他还敢把人弄进门来！”

随着这声音，他眼前浮现出昨天在码头上见到的中年妇人和俊秀少女的面影，这面影一会儿模糊，一会儿又真切起来。船上

逐渐安静下来，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囫囵睡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云散天青，乳黄色的舱壁上，波光浮耀，像一条条蠕动着银蛇。他刚下床，小茶房早已送来一盆洗脸水，他漱洗完毕，出了房间，向大餐间走去。

大餐间位于船头，前半部是环形的落地玻璃窗，映着波光帆影，两面雕花的板壁上，挂着一盏盏枝形的华灯，宽敞的大厅，摆开五张大圆桌，一色的红木花梨，嵌着大理石的桌面。

偌大一间大餐间，此刻还只有康铭世一人光临。站在门口侍候的茶房，把他引到大餐间左前方靠边的一张圆桌旁坐下，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牛奶，一盘烧卖，一盘干点，装的是几块夹心饼干和小蛋元。

康铭世一边用餐，一边观景，从环形的大玻璃窗看出去，一轮殷红的太阳，正对着船头，从那似烟似雾的淡黄色江水底下，慢悠悠地爬上来。两岸的小山和平畴，一片青绿，初秋的江南，是那么生意盎然。这空落落的大餐间，也就更加显得清冷和死寂。

走廊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那个老茶房，引着昨天跟着那妇人和小姐上船的佣人，到大餐间看了看，那佣人吩咐茶房，要用一块屏风把大餐间的右角围起来。

一会儿，门廊里响起了踢踢踏踏的拖鞋声。康铭世不由得把眼光转向门口，只见随佣人走进来的，正是昨天见到的那两个妇女。前边的中年妇人，穿一件宝蓝色的绸衣，脚蹬一双灰色绣花拖鞋；后边的一个小姐，风姿婀娜，穿一件米色的短衫，一条鸭蛋青色起暗花的长裙。

康铭世从昨夜无意中听到她俩断断续续的对话里，已经知道她们是姑嫂，但他猜想不出这两个妇女，为什么不坐怡和、太古那些外国公司的快轮，偏和自己一样，坐上这招商局的江松轮？

一个矮小壮实的男人跨进了大餐间，径直朝着屏风走去，只

听到那男人声音洪亮地说：

“啊哟！嫂夫人和丽妹都在这里呀！我昨天半夜里从黄石上船，听得茶房说有位督办的太太赶船到上海去，我就猜着是嫂夫人！想不到丽妹也在这里，幸会！幸会！”

两位妇女登时站了起来，双手在胸前合拜，彬彬有礼地说：

“兄台安好！”

“兄台请坐！”

康铭世听着这男人的声音有点耳熟，他举起桌上的玻璃杯，把剩下的半杯牛奶一饮而尽，静听起来。只听他们寒暄几句，那中年妇人便邀他到舱房里去坐。那小姐说：“我正要请兄台讲讲在海上打仗的故事呢！”

中年妇女望了一眼年轻的女子，笑着对矮壮男人说：“你看，丽妹都长大成人了，还像过去一样不省事。你昨天半夜上船，觉一定不曾睡足，还得好好休息一下吧！”

康铭世注视着他们一起出了屏风，径直向大餐间门口走去，快要出门时，那男的回头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吃惊不小，他竟僵立在门边了。

康铭世也顿时从椅子上弹跳了起来，愣怔住了。

那矮壮男子忙转身趋前，拱手唤道：“铭世兄！是你呀！”

康铭世也抢前一步，捧起对方的双手，惊喜地唤道：

“是你呀，伯昌兄！”

“啊哟！真是巧遇！巧遇！”

“巧遇，巧遇，太巧了！”

康铭世万万想不到，在这江松轮上，竟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同窗许伯昌！

许伯昌摇动着他那壮实的身躯，不胜感慨地说：

“一别数年，恍若隔世！这些年我四处探听你，未得到一个

确切的讯息，想不到相逢在这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康铭世略显苍白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光，他没有像许伯昌那样激动得摇动身子，却紧握着对方的双手说：

“我倒是早就打听到，你回国后被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后来到一条什么兵轮上当驾驶官。我常常想，你不要被人当作约拿^①，举起来投到海里去了！哈哈……”

两位妇女在大餐间门外，听着他们两个无头无尾的对话，略停了停，中年妇女对少女小声说：

“丽妹！我们先回舱房里去吧！”

许伯昌来不及细细思量，把康铭世拉到门口，揖让了一下，然后介绍道：

“这位是轮船招商局左督办的夫人，这位是左小姐。”

左夫人把双手虚拢在胸前，微微向下摆了几摆，道了个万福。左小姐站在嫂嫂身旁，对康铭世看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许伯昌又转过身来指着康铭世向两位妇女介绍道：

“这位是我在美国的同学，耶鲁大学造船学士康铭世先生！”

康铭世点头行礼，他的目光停留在左小姐身上，只见她妩媚的脸上，一双清逸的眼睛流露出孤高的神色。她也悄悄打量了一下康铭世。两人的眼光碰到一处，又倏地分开了。

左夫人对许伯昌说：“伯昌兄，你和康先生久别重逢，你们谈吧，我们先回房去。”说罢便向许伯昌和康铭世道了别，携着左小姐的手，跟着仆妇走了。

许伯昌回过头来，发现老同学康铭世的眼睛，正紧紧地追随

① 约拿，《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一次他乘舟航海，突遇风暴，舟倾斜欲覆，同舟的人拈阄来寻查罪人，寻出就是约拿。他被大家举起来投入海中，风暴顿时平息。

着左小姐的背影，便用手触了一下康铭世的肩膀说：

“我们到甲板上走走。”

康铭世笑了笑，随着许伯昌往甲板上走去。

他们沿着宽阔的走廊绕到船头甲板上。船头蹲伏着一头巨兽似的锚机，甲板边缘上一对对系缆桩漆得黑黝黝的。许伯昌那欣悦中夹着好奇的眼光，不停地打量着久别重逢的挚友，急切地问道：

“铭世兄！归国这些年，在何处得意？此行往何处去？”

康铭世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被江风吹乱的头发，答道：

“从美国回来，我捧着那张羊皮纸的毕业文凭，进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衙门，踏遍了一个又一个道员的公馆，不曾谋得一事，真是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啊！去年，内子又不幸病故，遗下两岁小儿，我只得交由父母抚养，自己在这长江沿线，为茶商做采买，聊以糊口。前日经一友人推荐，上海一家船厂拟聘我为设计师，负责设计建造一艘航行长江各埠的快轮，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所以赶着去。”

许伯昌一听，几乎是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记得在美国课读时，常听得铭世兄说，有朝一日回国后，定要亲手设计建造一艘本国的轮船，如今是夙愿可偿了呀！”

康铭世微微偏起头，挺起脯胸，有点兴奋地说：

“我接到这个聘请，好像在漫漫的长夜，忽然看见天边射出一线曙光，我这槁木死灰一般的心田里，也重新燃起了一星火光……”接着他便问起许伯昌在兵轮上当驾驶官的事。

“啊哟！言之令人心痛！”许伯昌唏嘘不止，说起他如何上了兵轮和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死里逃生的经过。最后他愤慨万分地说：“马尾海战虽然失利，陆战是我们打胜了，冯子材将军镇南关一战，打死了一千多名法军，可如今反要我们割地求和！”

“我前些日子看见《字林西报》上说：清政府派李鸿章到天